高师搬家整理什物时，发现了一九九一、一九九三、一九九四年间厦门大学美术学院洪惠镇先生写给他的三封信。高师回忆说，洪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就与他认识，情谊甚笃，十分契合投缘，他们多次见面，频繁通信，围绕绘画艺术颇有圣论，高师曾作没有留下底稿，几度搬家，洪先生的信件部分介绍完二处，其以为憾。这次发现的洪先生的这三通信札，如哲人遗珍，弥足珍贵。高师交我保存研阅，冒待今后捐赠博物馆收藏。

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教授曾对我说过："洪惠镇当年没有留在中国美院是他的遗憾，也是中国美院的遗憾。"洪先生是一位极为纯朴、善良的学人，有良知的美术评论家。正如他在信中所言："我一向不没有后悔地为人写终身文章，如果作品确实好，我才能总结出其成就来写。一般能写一手画评的人太多了，套用一般词汇吹一通很容易，但我有自己的人格，必须对自己，对读者，更对作者负责。"因高师的关系，我和洪先生也有一些接触，深知他的品行和个性，对他充满由衷的敬意。展读其大札，如其言，洪先生对高师的赞赏之辞跃然纸上。一九九一年秋，他得知高师即将赴沙之展，他青定高师"画艺甚有成就，赴沙展出定砖成功。因在上海一地花鸟画并非能独占鳌头，要让他们（上海观众）见识一下，外地亦不乏能人。"并在信中一再肯定地说："语安我所见的中国画，先生（高师）画得最好！"这无疑是对高师莫大的鼓励！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来信，读表到当今画坛现状，洪先生写道："潮州地区和语安，花（画）原有一定影响，如今衰落，只剩先生一枝独秀。正宜继续推进，成一方代表。先生大统已悬，若适当酬聚就简，加以铺张，必能大成！"由此可见，当时洪先生是有履力，有远见的。经过了二十多年不懈的磨练，高师确实已卓然成家，登上了中国画较高的艺术殿堂！

高师的绘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基本成熟。时逢澄美术界八五新潮全面兴起，年少小山段出的"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"的论断就似了针然大波，也引起了高师的关注与反思。他将自己的一些忧虑、惶惑和思考写信与洪先生探讨。尤其在对待传统和如何创新的问题上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。我们现在只能从洪先生的回信、高师后来的创作实践来印证高师的观点。洪先生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中，他写道："来函对当今花鸟画创作的弊病所论甚是，我是在寒假中才见到首届花鸟画邀请展的画册的。确如先生（高师）所言，问题很多，没有动大手术者，大都是保样画葫芦，没什么看头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急怕产生不出能推动花鸟画大发声的大师，人人急功近利，希冀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到社会承认。而动大手术者往往最易为社会所拒绝和反对，动小手术则反之，甚能入人。人人满足现状，反正画也展得出卖得掉，名利双收，何必冒风险。这正是十分可悲的问题。我似乎没有回天之力可以改变现状了！"由此可见，我们可以看到高师与洪先生对中国画坛存在问题的担忧和责情。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里，高师也曾一度迎合时尚，进行一些水墨实验，以期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。比如，他用过明矾水来创造画面的肌理效果，也借鉴过刘国松大泼墨、大泼彩的方法等技术层面的创新，李木教君称之为高雅文的"最色时代"即蓝调，高师回忆说，那几年的探索与创新，目的是为了超越自己，在技术上（包括工具、材料和方法）用了一些新的变化，形成画面比较花哨，色彩艳丽，追求比较时尚、比较刺激的视觉效果，但高师的本愚试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，回归到传统，回归到重视诗书画相结合，重视反映自己内心感受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创作路子上来，高、洪两位先生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，洪先生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强调，"画花鸟画如果创新不如原来的好，宁愿不创新，保持原来的风格。"这无疑是对高师艺术的一个重要启示。高师后来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他的信念的正确性。

洪先生对于高师重视理论的探索是非常肯定的，他在信中说："在我看画家中实为少见和可贵。"这段时间，高师订阅了《诗与画》、《国画家》、《美术》等杂志，对一些理论文章进行研究使他得了自己的一个后努力的方向，这也对后来的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洪先生在信中对语安画派的看法也颇有洞见。他在信中指出："语安画派因地处偏远僻壤，又是代伯年画风流行，乃偏小气，如能参照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之笔墨气势，便可改观。"这个观点显然对高师有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影响，高师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临摹古人的作品，转益多师，取法乎上，博采众长，到晚年还在不断学习，从中国民间美术的源头中汲取营养，变得越来越蓄疏、简静和朴厚。今年九十岁时他还再次临摹八大山人和齐白石，确实令人惊叹。他在他为画创作中通过借鉴吴昌硕、齐白石的造型、笔墨、墨韵、造型，以及强对立意的方法，使自己的内心体验，反映出乡村日常生活的情趣，终于呈现出自己的面目来。

为此，洪先生又曾赋七绝一首以激赏，诗云："草堂坐拥乡耶话，诗画耶添梦里风，月出江鸥鸿入静，墨香甚于酒香浓。"

出重拳 下重手 切实形成对黑恶势力压倒性态势

学习一刻

民政 民生 民心 事事关系百姓

沈顺鹏 刻

每期一推

沈起津与《双屏泰山庙记》

沈起津（生于1601年），字承筏，号生鹤，语安明万历二年进士沈鈇的第四子，福建语安县三都人。沈起津天赋聪颖，勤奋好学，明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中进士，"历任无为州、广平、襄阳等郡，终兵终司理。"任中抑强制暴，关心民瘼，颇有政绩。明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其父沈鈇因旅事受法，不久，起津辞官回乡，潜心经、史，致力著作。"寄情声律，析义搜奇，不屑逐逐前辈"。崇祯八年，又主持兴建双屏（山）泰山庙。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受聘编修《语安县志》。明亡后，沈起津激于民族义愤，屡图反清复明。沈起津足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书画家，名录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、其书法家近现建，《中国书画家》、潮剧、被誉为"闽南碑林瑰宝"。（黄乾海）

附录：双屏泰山庙记

今天下版依偕泪者，自腹里至边陲，自五尺至六十，莫不然矣。然而程经至殊，展礼办升，北地及山以东西舟车所届，权履可抵者，人类不束身盖脸，烧炜斧趋，南方至越，江楚间或有之，七闽闭珠礼版，履香不及北地。灵庙行宫有被建者，有私创者，而南陬独否，岂吴俗之偏俗乎？将闻天下之谓何？此非风土禁之数维也！

岁癸酉，有倍宗之役，调拜既毕，净服未竣，顺趣神像，思得父灵天汾分殿中之香火，为供养，然未敢唐突也。是也梦先宜入云：甲神入传天券之旨许以前愿，醒而乞灵，执怀缠劫新，仍永敢谓突也。再拜神前，祈以圣笼而应者八或神不我弃也，稽首重手，乃请一像以以东西舟车所届，权履可抵者，人类不束身盖脸，烧炜斧趋，南方至越，江楚间或有之，七闽闭珠礼版，履香不及北地。灵庙行宫有被建者，有私创者，而南陬独否，岂吴俗之偏俗乎？将闻天下之谓何？此非风土禁之数维也！

岁癸酉，有倍宗之役，调拜既毕，净服未竣，顺趣神像，思得父灵天汾分殿中之香火，为供养，然未敢唐突也。是也梦先宜入云：告崇祯岁次乙酉六月吉日立

崇祯岁次乙酉六月吉日立

家，一半是爱，一半是理

◆沈东梅

初秋

◆袁红芳

不觉初秋夜渐长，清风习习重凄凉。
炎炎暑退萤斋静，护下丛书有露光。
——孟浩然《初秋》

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流过夏来流过秋。秋满载春的芬芳、夏的热烈，秋是季节抛物线的巅点，看着高奇走上，实则大势已去。

初秋的阳光依旧明亮灿烂，但似乎少了夏的炽热，不再炙人肾梁，变得宜怀放厚，初秋的树看似依然枝繁叶茂，只是在你抬眼之际，黄叶已开始飘落，灿烂飞舞，树叶变得宠余，稍稍也开始低下笔直高昂的头。

初秋的树光铺洒下来，树叶逆着阳光闪耀刺眼，如生命在枝丫间跳动，没被阳光照到的叶子也毫不示弱地在枝头熠熠欢快的摇曳。风来时，它们簇拥在一起欢呼蹈跃，"沙沙"私语；风到处，有的便飘飘悠悠在空中飞舞，离了树的怀抱。去寻找下一个青春的梦想；风过时，一切又归于平静，沉默不语，似乎风来时只在梦里。

一场台风临来一场雨。没有雷声轰轰轰，没有夏雨磅礴，透彻明快，秋雨细密悠长、柔情无限，风靡雨过，优雅清凉。漫天灰色的滤云，低低地压着大地，秋雨轻轻洗涤着树木和庄稼，树木焕发着别的光彩和活力，稻穗深深地弯下了头，悄悄换上了成熟的金黄。雨势慢慢地减弱，仿佛为了一场盛大的告别，雨点变得稀稀疏疏，淅淅沥沥，最后，雨停了，天空出现了一片蓝，柔柔的风轻轻拂过，一缕一缕随风轻轻摇动着秋的丝绸。秋雨洗荡过的天空一片蓝，柔柔的风轻轻拂过，一缕一缕随风轻轻摇动着秋的丝绸。秋雨洗荡过的天空一片蓝，柔柔的风轻轻拂过，一缕一缕随风轻轻摇动着秋的丝绸。

秋悄然而至，仿佛一场紧张的拼搏终于见分晓，宣阔的田野透出一缕悠悠的甩，远处的山坡上有初未成一般的清明淡雅开来，放眼处种和庄稼在微风中摇曳；露水悄然布下，在清晨和傍晚，很快便让人另外一个角色——老公，虽然得像个小伙子，但是从面声情并茂地表现一个"横竖"之理又好了一遍。起初以为他在投机取巧地忽略两个人，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随口一句"横着成的横成种，远近高低各有用"，让这对母子放下了身段和偏见，脑洞一下子转过弯来，彼此间对方重新，那一刻，父亲和爱人的身份并存，他在这个家庭中，更多份了份责任，一位为家尊的老人，一个足以信赖的知交，简单的言语潜藏着大智慧，春风化雨，令人动容。同样，在另一个家庭的丧事里，也有一位被动的"横"出"理"的女主人，在一位贫且强势的爱人面前，她的一言一行无不流露出温柔体贴的内心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父亲给几个孩子表，在父母亲的心目中，儿子永远没有什么反应，这位母亲却转头告诉爱人，"儿子刚刚说谢谢你。"一个美丽的小谎言突然在那一瞬间开花了，如秋天的阳光洒满了大地，在偏僻的父子关系中，她每一次充当的不只是爱人和母亲的身份，在这个家，她更像是一贴软化剂，一滴润滑油，一次又次成功地调和了父子间的矛盾，在和爱人探讨如何与孩子交流的时候，她的语调永远是轻柔缓慢的，如风行水面，总能以理服人，强势的老公于是恢复力静，时日过得，真心喜欢这位善智又温柔的母亲，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父子紧张的气氛中，一剪贤良优美的身影永远刻烙在观众的心里。

"每次我想更懂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不说话，也用做了我们……"苏芮唱的这句歌词，让人不由想到现实家庭中的矛盾问题总是用错言语，用错表情意念，用错时间，很多时候，赋了一会儿"理"，只讲"理"的家，也许矛盾更多，问题更严重，纠缠更复杂，往往是一次极大被忽略的丝线缠住手脚，被人惜世界遗弃一起。而所谓"理"常常让大家疲惫不堪，到最后一团乱麻理不清；而一个只会"爱"的家，看似亲福，却没有"理"，并且靠个人感觉潜藏，最后在遭理中表达出来……爱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来绑架人，讲理的时候，讲究艺术，注重场合，一针对方知痛"理"不能以人，就是没有"爱"的"理"，"理"是没有温度的，感受到另一种升华透彻的理。

也会有如何的地位，有的家不一不相不思不容过了一辈子，有的第一天一小吵、三天一大吵，吵着吵着也度过了快儿，这走了罗月，我想说，每一个幸福的家庭，都是"爱"与"理"的完美"调味剂"，不管是以哪一种方式存在，我相信，亲人彼此之间都肯定有爱，只不过，如果有一种东西能让家庭之"爱"变得纯一，一定是"理"，因为，爱的表现形式个倾听家人的肺腑之言，在"包装"后的道理中你感受到释怀，懂得了取舍，学会了感恩，收获了温暖。并且，当你踏出家门，每每想起有人跟你谆谆